

# 徐悲鴻外傳（十五）

● 戚宜君

## 椰風蕉雨樂不思蜀

民國二十八年（公元一九三九年）元月四日，徐悲鴻由香港搭乘荷蘭輪直航新加坡，元月八日上午抵達。這是徐悲鴻第三次來到新加坡，一眼望去，翠綠層層，鮮花遍地，整潔的市街，蔚藍的天空，椰影婆娑，高樓櫛比，雖然正值隆冬，此地卻和煦如春。

仍然住進了黃曼士的「南天別苑」，重逢了許多舊識，也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。像是油畫家李曼峯、書法家陳之初、水彩畫家張汝器、風景畫家楊曼生及許西亞等人，彼此切磋研究，交往十分密切，在星洲大會堂舉行的盛大畫展，這些新結交的朋友，都幫了不少的忙呢！

新加坡絕大部分居民都是中國華僑，人在南洋，心繫故園，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，華僑們自然是非常關心；徐悲鴻在舉行畫展之前，已經在一些僑界邀宴的場合，報告了日軍鐵蹄踐踏的瘋狂情形，和日機轟炸的悲慘狀況；真個是田園寥落，骨肉離散，血肉橫飛，餓殍載道，而嗷嗷待哺，饑寒交迫的難民，更是流離失所，急待

救助。

等到徐悲鴻畫展揭幕之日，打著「義賣籌款救助災民」的旗號，當地的僑領們幾乎全部到場共襄盛舉；就連英國駐新加坡的總督夫婦也親自蒞臨參觀，並與徐悲鴻合影。翌日在星洲日報要聞版上刊出，並有很大篇幅的特寫加以介紹，於是此次畫展遂造成了空前的轟動。

七天的畫展，參觀的人潮天天爆滿，除了非賣品以外，每幅畫上都掛了訂購的紅紙條；而且由於是義賣籌款救助國內的難民嘛！因此價格訂得比正常狀況差不多要多出十倍，但是華僑們仍然紛紛訂購，他們不僅是購買了一幅畫，更重要的是為中國的抗戰，付出了一份支援的心意，也算表達了一份愛國的情操。

畫展結束，原本計劃於這年二月間就要返回重慶的，後來因為要替幾位僑領畫像，加上仍然覺得回到重慶顏面無光，遂把舊畫義賣所得的一大筆款項，匯回國內捐給有關機構救助災民，星洲日報上還刊出了匯款的收據以資徵信；因此，徐悲鴻在新加坡華僑們的心目中，不祇是一位藝壇大師，而且更是一位誠信的君子兼善心的仁人

呢！

這廂把徐悲鴻當成寶貝，在重慶徐悲鴻的名聲卻十分不堪；兩相比較自然是願意留在繁花如錦，椰風蕉雨的南洋一帶了。

這時伯陽已經十二歲了，麗麗是十歲，正是喜歡表現自我的年齡，經常與遠在新加坡的父親通信，因此徐悲鴻對於妻兒的狀況都非常瞭解。

孫韻君與父母離開桂州以後，跋山涉水的到了浙江南部山區的重鎮麗水；當時沿海都市業已淪入敵手，山區一帶，始終在國軍及省府掌握之中。

小妮子重蒞浙境，想起五年前與同學們跟隨徐老師到天目山旅行寫生的情景，一切歷歷在目，彷彿如同昨日；如今又看到了浙境的熟悉山影，不免為之感慨萬千，於是她百感交集的設法與徐悲鴻取得了連絡。有一封信上赤裸裸的寫著：「我好後悔在桂林沒有勇氣和你結婚，既畏人言，又不能不顧慮父母的反對，然而我自己究竟在那裡呢？倘若再有類似機會，決定抓緊，絕不放棄，我相信今生今世，總會再有機會的。」

徐悲鴻讀信後為之唏噓良久，心想：這個小



妮子什麼都好，就是缺乏勇氣；而蔣碧微卻是生性剛強，敢作敢當，相命的說她是「一事不遂，三日不忘」，更說她是「女生男相，女主男權」。

倘若蔣碧微的果敢性格，能夠分一些給孫韻君，那該有多好！如此這般，徐悲鴻想來就不會在妻子那裡吃盡了苦頭，而在情人這邊急得亂跺腳了。

才不過是四十五歲的年紀，徐悲鴻飽經坎坷的人生歷程，心情上要比實際年齡要蒼老許多；事實上由於缺乏良好的調養，身體狀況也比實際年齡的健康情形差了不少。攪鏡審視，鬢角已經出現了白髮，小妮子說是「今生今世總會再有機會的」，徐悲鴻頹然的想道：「莫非要等到頭髮全部變白了不成！」

如此一想，心裡便不免有氣，於是抓過一支畫筆，徐悲鴻像是批閱學生作文試卷似的，在孫韻君的信上寫下了：「我不相信她說的是假話，但亦不相信她能真正作到，總之我要作書絕之。」意思是說時不我予，轉瞬兩鬢飛霜，那有更多的時光與伊人磨菇。

### 弄巧反拙遭到冷嘲

有時徐悲鴻十分聰明，有時也顯得十分幼稚。他的聰明與睿智，在藝術創作上表現得淋漓盡致；他的幼稚行徑多屬一廂情願之舉，在老於世故的人看來，簡直不值一笑，甚至得到與預期完全相反的效果。

徐悲鴻心中有氣，對於孫韻君已經開始抱有

反感了。他想要把這種心情透露給妻子蔣碧微知道，又不願直接寫信來說明，因此自認爲是聰明辦法，間接透過第三者，把孫韻君的那封信，也就是帶有徐悲鴻批示的那一封，原函轉寄給呂斯百；呂斯百是徐悲鴻的得意高足，自然了解老師的意思。

呂斯百的確接到轉來的原函後，便立刻了解老師是要他居間轉達的意思。當時正值民國二十八年（公元一九三九年）五月三、四日，接連兩天重慶遭遇空前的大轟炸，城中精華地區大多付之一炬；過後不久，機關學校紛紛疏散下鄉，蔣碧微那時是在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工作，機關疏散到北碚，蔣碧微又從「光第」搬回黃桷樹王家的四合院。而呂斯百仍然住在市區的曾家岩，戰亂期間大家都忙，而且如果單祇是爲了老師的這封信去找師母，反而顯得太過嚴重，倘若引起師母的其他聯想，反而弄擰了老師的原意；因此他認爲不必急在一時，務必要在極其自然的狀況下，讓師母看到這封信。

過了不久，有一天蔣碧微進城來辦事，順道到曾家岩去看呂斯百，當然也看到了孫韻君的原函及徐悲鴻的批示，呂斯百靜靜的等待她的反應，蔣碧微只是冷笑了一聲，呂斯百追問：「師母有什麼感想？」

蔣碧微卻大聲嚷嚷道：「簡直是不可原諒也最不道德的行爲。徐先生如果不再愛孫韻君，儘可以把她的信退回或燒掉，何必將這種信寄給別人去看。他誤以爲我看到了他侮辱了我的情敵，便會覺得高興；相反的，我將更看輕他的人格！」

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尤其是牽涉到情感的事，更難有置喙的餘地。呂斯百感到非常尷尬，簡直不知道如何應付眼前的局面，更不知道事後如何向老師回報。

遠在南洋的徐悲鴻，一邊經由呂斯百向妻子表態，一邊更連番向淪陷區上海的丈母娘訴苦。說是蔣碧微得理不饒人，脾氣太過剛烈，毫無轉圜餘地；分開了這些年，有時也會想到她的許多優點及好處。意思是要丈母娘從中斡旋，並願意把孫韻君贈送的紅豆所鑲成的金戒指，轉贈給蔣碧微，以表示與孫韻君一刀兩斷的決心。

看來徐悲鴻是頗有與蔣碧微言歸於好的誠意，蔣母戴清波女士自然也樂觀其成，遂把徐悲鴻的意思一五一十的寫信轉告給女兒；當蔣碧微捧讀母親的來信，看到丈夫願以紅豆戒指相贈時，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，嘴裡喃喃自語道：「這個人真是可惡透了，他把紅豆戒指送給我，難道要我戴著這枚戒指，一天到晚紀念著他們的戀愛嗎？」

有一天，蔣碧微同編輯委員梁實秋談起了這件事，還嘻嘻哈哈的當成笑料說：「假使徐先生真的把這枚戒指送給了我，我就把紅豆控下來送給你，金子換錢用。」

看來徐悲鴻的努力都落了空，原本是一片誠心，卻被蔣碧微糟蹋兼戲謔，使得徐悲鴻大爲灰心。於是便開始在南洋一帶旅行寫生，不免放浪形骸的在生活之中，添加了一些聲色之娛。

徐悲鴻到檳榔嶼旅遊時，在偶然的機會裡結



識了一位棕色皮膚，大眼濃眉，身段婀娜，活潑爽朗的混血少女；據說父親是中國華僑，母親是當地土著，雙雙形影不離的斯混了一陣子，據說還訂了婚呢！

這個華僑混血女郎，跟著徐悲鴻到了「南天別苑」，黃曼士夫人眼尖，一看就知道她不是什麼像樣人家的女兒；三言兩語交談下來，只知道她叫阿麗，姓林，沒有受過太多教育，是一個導遊姑娘。

黃夫人力勸徐悲鴻不可過份認真，逢場作戲則可，怎麼可以論及嫁娶呢？她說：「如今你已經足譽滿國際的大師級人物了，豈可隨便向人承諾婚姻；再說這個女孩子怎能與你夫人相比，還是打消這個念頭，交給我來為你善後吧！」

黃曼士夫人花了一些錢，打發林阿麗返回檳榔嶼，後來太平洋戰事爆發，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### 赴印講學展畫轟動

民國二十九年（公元一九四〇元）春天，徐悲鴻接受了印度詩聖泰戈爾的邀請，前往印度實際大學講學，並舉行了兩次畫展。

泰戈爾是印度傑出的詩人、文學家兼畫家，他的詩與文已經成為世界性的讀物；至於繪畫卻是從六十歲方才開始，到了八十歲時，已經作畫二千多幅。他的畫風有中國畫的神韻，也有日本畫的味道，更有西洋畫的技法；至於所用的畫具，從毛筆、鉛筆、粉筆、水墨、油彩、水彩等不一而足；題材更是多元性的，派別尤其包羅各家

；他在巴黎、倫敦、柏林、莫斯科都舉行過展覽，曾經引起不小的轟動呢！

泰戈爾似乎特別欣賞中華文化，也特別喜歡與中國藝文界人士來往，抗戰前曾經多次到過上海，他認為只有中國文化才能與印度相提並論；列強雖然船堅砲利，論起文化藝術則了無可取之處！他不祇是熱愛中國，更深切的同情中國的處境，對於中國全民神聖的對日抗戰，尤其是十分關懷。

在印度聖蒂尼克坦國際大學裡，徐悲鴻向藝術學院的學生們講授「中國繪畫的傳統及未來」，有條不紊的縷述中國藝術的源流、發展和方向，有許多和印度文化是息息相關的；花了二十個小時，學生們都認為獲益良多。

徐悲鴻在印度參加過許多活動，為許多各階層的人士畫過素描及速寫，贏得了不少友誼，並為泰戈爾畫了十多幅各式各樣的肖像，有素描、有速寫有油畫、也有中國畫。在印度聖雄甘地訪問聖蒂尼克坦時，泰戈爾特別把徐悲鴻介紹給他；在極短的時間裡，徐悲鴻為甘地畫了一幅速寫像，甘地深表讚許，並在畫上簽了名。

徐悲鴻畫展先後在聖蒂尼克坦和加爾各答兩地舉行，泰戈爾親自為徐悲鴻畫展撰寫了介紹文字。略云：

中國藝術大師徐悲鴻在有韻律的線條和色彩中，為我們提供一個在記憶中已經消失的遠古景象，而無損於他自己已經經驗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。

我歡迎這次徐悲鴻繪畫展覽，我畫情的

欣賞了這些繪畫，我確信我們的藝術愛好者，將從這些繪畫中得到豐富的靈感。既然旨趣高奧的形象，應由其本身來印證，多言是饒舌的，這樣我就升起談話的帷幕，來引導觀眾，走向一席難逢的盛宴。

泰戈爾在印度被尊為「近代文學之父」，經過他的揄揚，徐悲鴻在印度的兩次畫展都非常成功；但是畢竟人家與我們沒有血緣關係，售價的價碼不能太過離譜，收入款項當然不及新加坡豐碩，但也同樣的匯往國內，捐作救助難民的專款。

隨著盛夏即將來臨，徐悲鴻轉往印度北部的風景區大吉嶺上小住。這裡有翠峯幽壑，幻變的雲海，參天的古木，岫嵐霞光，令人陶醉；從這裡可以遠眺雄偉壯麗的喜馬拉雅山，他懷想著山的那一邊就是中國的土地，聊以彌補他去國懷鄉的情懷。

眼前壯麗的景色，使得徐悲鴻創作的意念油然而生，他用國畫的技法，繪成一幅「喜馬拉雅山」及「喜馬拉雅之山林」，又用油畫技法，畫了一幅「喜馬拉雅山之晨霧」。原本只是打算小住些時日，如今卻為嶺上秀麗的景色與宜人的氣候所吸引，打算在此處完成他構思已久的「愚公移山」的巨幅國畫了。

「愚公移山」是出自「列子」一書「湯門篇」的一則寓言故事，傳說古代有一位老人名叫北山愚公，家門前有兩座高山阻擋了出路；他覺得出入很不方便，於是便下定決心要把兩座高山剷平移走。另外有一位老人名叫河曲智叟笑他太傻



認為要想把兩座高山移去，絕無可能。愚公卻充滿信心的說：「我終生不能完成，還有我的兒子，兒子不能完成，還有孫子，子子孫孫無窮無盡；而這兩座山挖去一點便少一點，終有一天會被移開的！」後來玉皇大帝知道了這件事，感於愚公的堅毅恆心，遂派遣兩名神仙，把擋在愚公家門前的兩座山抬走了。

當然，這只不過是一則神話式的寓言罷了，自然不可當真；重要的是愚公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艱苦奮鬥精神，與永不動搖的堅強信心，就是戰勝一切的最大保證。中國的對日抗戰，就需要「愚公移山」般傻勁兒，才是贏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條件。

這是一幅長度達四百二十四厘米，高度有一百四十三厘米的巨幅中國畫，愚公白髮銀鬚，意氣豪雄，其他人等都是他的子孫，一個個體魄健壯，充滿活力；整個畫面都洋溢著昂揚的力與美，表現出蓬勃和強勁的氣勢，能夠在潛移默化中，給予觀賞者以巨大的鼓舞。

### 觀賞駿馬畫藝精進

在加爾各答，徐悲鴻巧遇中國政府派往西藏的代表團，那是年僅四歲的達賴喇嘛轉世坐床大典，國民政府派遣一個十八人代表團，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領，前往拉薩主持，不帶一兵一卒而能據理力爭，居於監督人的地位，並充份行使了宗主權而圓滿達成了任務。

事後，吳忠信一行在西藏停留達半年之久，且在拉薩設置「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」，這是

民國建立以來，中央首次正式設立的駐藏辦事機構。新聞媒體上對於吳忠信在西藏的成就皆給予正面的肯定，當他率團返回重慶，繞道路經印度時，徐悲鴻特地畫了一幅「喜馬拉雅山景色」的國畫送給吳忠信，以祝賀他此行的艱難成就。

印度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，更是佛教的發祥地，有許多古老的寺廟，建築宏麗金碧輝煌，神像、壁畫及設施，均表現出驚人的藝術水準；對於徐悲鴻的畫風，產生了不少意境上的影響。

這年秋天，徐悲鴻一直在印度北部的原野上漫遊，一直到了喀什米爾，高原上有一種豐滿、雄奇、驍悍、壯碩的駿馬，尖耳朵、寬鼻樑、結實的身軀、閃亮的皮毛，奔馳起來疾如閃電，使得徐悲鴻陶醉極了。

本來就對畫馬頗有心得，此番到了喀什米爾，到處都是各具狀貌的駿馬，真算是大開了眼界；從此，徐悲鴻所畫的馬便更上層樓，有了大幅度的創新與改變。他用潑墨寫意，也用工筆描摩；而在造形上尤其變化無窮，有昂然佇立的。有仰天長嘶的，有騰空而起的。有四蹄生煙的，有萬馬奔騰的場面，也有一馬當先的雄風，可謂千姿百態的馬，都在徐悲鴻的筆下鮮活了起來。最重要的是徐悲鴻藉著畫馬，來舒發自己的情懷；他已經把馬匹人格化了，注入了豐沛的靈性，因此，他畫的馬都像呼之欲出，無人能望其項背。

冬天來臨前，徐悲鴻準備離開印度了，他再到聖蒂尼克坦向泰戈爾辭行；泰戈爾正在病中，

年老體衰，大有奄奄一息的模樣。聽說徐悲鴻要走，顯出了依依不捨的神情，並請求徐悲鴻為他選畫，說是預備出版一本畫冊。

在泰戈爾林林總總的繪畫創作中，有精緻的作品，自然也不乏粗糙的筆墨，徐悲鴻與國際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南達拉爾·鮑斯，兩人整整花了好幾天時間，方才在兩千多幅繪畫中選出了三百多幅，然後又從這三百多幅中精挑細選了七十餘幅，交由國際大學出版；如今所能看到的「泰戈爾畫集」，就是徐悲鴻他們從泰戈爾眾多作品中挑選的。

### 啟事愚人滯留星洲

民國二十九年（公元一九四〇年）冬天，徐悲鴻由印度再到新加坡，本擬摒擋一切返國的，由於五個原因，遂又留了下來，未能立刻成行。

第一是此次徐悲鴻從印度回來，新加坡的舊雨新知，莫不親切的笑臉相迎，排好次序輪番邀宴，熱烈的程度溢於言表；使得徐悲鴻大受感動，自然不忍遽離。

第二是「星島日報」登出了徐悲鴻由印度返抵星洲的消息，南洋各地紛紛請求他去舉行畫展；衡度主客觀狀況，徐悲鴻答應到吉隆坡、檳榔嶼、怡保三個城市舉行展覽。

第三是國內陸續傳來消息，重慶在日機疲勞轟炸中，天天在驚懼中過日子；似乎沒有太大必要，急急忙忙的趕著回去擔驚受怕。

第四是新近蔣碧微為她的父親蔣梅笙慶祝七十大壽，由張道藩發起，舉辦了一連串慶祝活動



，場面可觀，轟動山城；徐悲鴻心中有一種難以分辨的驚扭滋味。

第五是西俗愚人節那一天，重慶的報上還有惡作劇出現，登出了這麼一則廣告：

徐悲鴻、蔣碧微結婚啟事：茲承吳稚暉、張道藩兩先生之介紹，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，謹訂於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慶磁器口結婚，國難方殷，諸事從簡，特此敬告 親友

親友們果然信以為真，紛紛為他們祝福，詎料第二天蔣碧微的否認啟事，也在報上刊了出來云：

蔣碧微啟事：昨為西俗「萬愚節」，友人徐仲年先生為借名義，代登結婚啟事一則，以資戲弄，此事既屬烏有，誠恐淆亂聽聞，特此鄭重聲明。

徐悲鴻心想：原本就是夫妻嘛！何必開這樣無聊的玩笑，莫不是要揭他在桂林登報脫離同居關係的瘡疤乎？而妻子蔣碧微的故事大可以幽默的說：「本屬夫妻，何必多此一舉？」但卻盡量撇清的說成：「誠恐淆亂視聽，特此鄭重聲明。」試問有什麼好淆亂的？又何須如此迫不及待的鄭重聲明不可？徐悲鴻越想越覺得沒有面子。心想：徐悲鴻在友人們的心目中，只不過是一個笑話而已。

基於以上五個原因，徐悲鴻遂滯留南洋不歸，究竟何時回國，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準確的時日來。於是，為了展覽售畫，徐悲鴻先是拼命的埋頭作畫，繼而是僕僕風塵的巡迴展覽，三地的

的畫展結束，又是溽暑炙人的夏天了。

### 邀妻赴美又遭白眼

民國三十年夏天（公元一九四一年），美國援華總會透過林語堂的關係，邀請徐悲鴻前往新大陸舉行畫展，徐悲鴻從怡保再回新加坡，積極從事各項準備工作，又開始不眠不休的埋頭作畫，並異想天開的致函妻子蔣碧微，希望伊人能夠與他同行而助他一臂之力。信是這樣寫的：

碧鑒：三年以來，汝率兩兒在轟炸之中，堅苦支持，雖增強了汝之志氣，卻愈刺激我之悲痛。而此兩孩曾亘一年無一書，想起終日遭受空襲之煩悶，無論如何，遠方之人毫無恐怖，便不當以較大悠閒之心情，以責備掙扎者之一切，逝者如斯，言之惆悵！吾今特致慰於汝，並告汝一重要之事，林語堂兄來函，美國援華聯合總會邀吾赴美，舉行中國現代第一流畫展。我的川資由各方友人相助，至美後便無問題，汝倘謁棄前嫌，我竭誠邀汝同行相助，所悲者兩孩均在成長之時，攜之同行，力所不能，必須託一好友照看才行。

我此時想起楊德純先生（廬山會過），或吳蘊瑞先生（楊先生住彈子石群力工廠，交情夠得上），我希望在八月二十日可

以起程，汝如同意，須在得書後三日之內（七月二十日以前），給我如下電：

Oni, Jupon Chinese Consulate, Kuala Lumpur, Malaya Pillevi (譯文為：徐悲鴻

，中國領事館，路名，馬來亞，碧微)；便即於八月十五日以前乘飛機至香港，在中華書局可詢得我住址也。

吾今假定汝能同行者，正在進行護照等事（我自己有護照），美國簽證頗難，但似乎可以設法，如有其他一切困難，可往見季陶先生，並託黃君璧先生代辦一事，及徵求呂鳳子先生精作數件。

祝汝安善，老丈前請安，兩孩並此吻之

悲鴻六月廿五日

大凡一遇到特殊狀況，徐悲鴻衝動、幼稚、自私、自利、欠缺考慮與一廂情願的毛病便立刻表露無遺；從這封信上，便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。

試想：三年來對蔣碧微不聞不問，一旦有了需要便要求人家「同行相助」，並限三日內回電，短期內成行；只是考慮到兩個孩子要託人照顧，而蔣碧微的工作呢？是否能夠說走就走！而地年逾七旬的老父呢？是否也需要照顧呢！還有她的心上人呢？是否能夠拋撇得下！至於伊人是不願意同這個被她「睡到棺材裡還難消恨意」的丈夫同行赴美呢？更是不能不顧慮的基本因素！可笑的是徐悲鴻竟然統都一概忽略，豈不是太過天真了一點兒。因此，蔣碧微接信後，初則愕然，既而譁然，終至忿然；覺得徐悲鴻所說的一切，根本無法照辦，遂四平八穩的加以拒絕，不是打電報，而是回覆了一封信去：

悲鴻大師道席：辱承惠書，荷蒙邀赴新大陸觀光，盛意隆情，良可感激。然微所



以不敢奉命者，誠因福薄之人，既遭摒棄於前，無論處境如何，難再妄存榮華富貴之想，抑且老父子女，咸賴侍養，責任所在，固亦不容輕離也。

日昨奉書後，本欲先行電覆，執意問詢之下，一電十字，須耗百金，在此米珠薪桂之秋，百金本不足言數，無奈在窮人視之，此區區者已足影響生計，故不得已，只好作罷矣！

兩兒已漸長成，年來頗少疾病，麗麗下年亦將入中學肄業，此二人者倘有日成立，則微畢生之責已盡，他無所望矣！此覆

蔣碧微拜啟

若把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兩封信函對照比較，便不難發現：徐悲鴻雖然幼稚、自私，但卻不失赤子之心的純真與可愛；然則蔣碧微卻事事透露出明敏果敢，難免更流於世故和苛刻了。看樣子，他們夫妻之間演變到如此形同陌路的地步，絕大部分還在於基本性格的差異啊！

蔣碧微拒絕邀約，使得徐悲鴻頗為傷感，於是一切準備工作的步伐便慢下來，直到這年冬天才準備就緒；正準備起程赴美之際，忽然霹靂一聲，發生了舉世震驚的「珍珠港事變」。

海運中斷輾轉歸國

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十二月八日清晨，夏威夷地區天朗氣清，旭日剛剛升起，日本飛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，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擊珍珠港；爆炸聲震耳欲聾，火柱騰空而起，濃煙彌

漫海面，剎那間美國海軍船艦遭到了無可彌補的損失。

於是，太平洋戰事全面爆發，日本海軍蓄意要與陸軍別開苗頭，瘋狂的向南洋一帶進攻；而日本陸軍在中國大陸上處處受到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，戰爭遂陷於膠著狀態。日軍大本營企圖以海軍在南洋的戰果，來挽回整個戰局的頹勢。

太平洋上海運完全斷絕，徐悲鴻赴美一事自然無法成行，日本海軍攻勢凌厲，新加坡已經開始嗅到了火藥的氣息。民國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四二年）元旦，在人心惶惶中過去了，英國在新加坡的駐軍忙著備戰，而一些政府機構已經開始撤離，富商巨賈們也紛紛逃離了這個彈丸之地。

黃曼士夫婦業已前往英倫，徐悲鴻的繪畫作品，原已裝箱準備託運赴美，此刻只好運到一個華僑小學內暫時寄存；裡面有他近三年來所繪製的四十餘幅油畫，更有打算赴美舉行展覽的大批近作，自然也包括這幾年在南洋一帶收購的藝術精品。

眼看熟識的人一個個都不見了蹤影，由於交通工具難覓，隻身離開新加坡當然沒有太大問題，拖著幾隻大木箱子就絕非易事了。既然捨不得這些繪畫作品與藝術珍藏，又無法順利攜帶同行，迫不得已，決心留在新加坡與他的寶貝共存亡了。

有一位在新加坡結識的抗日游擊英雄劉將軍，據說是東北抗日名將馬占山的部屬，刻在新加坡從事募款活動，因戰局逆轉而滯留未歸。

這位劉將軍看到徐悲鴻進退維谷的窘狀，於

是答應協助，負責把徐悲鴻的畫箱運送回國。徐悲鴻再經整理，無奈四十餘幅油畫體積太大，只好留在華僑小學內；後來日軍佔領新加坡以後，大學搜捕抗日份子，那所小學生怕受到牽連，不得已把四十餘幅油畫，悉數沉入一個水井之中，全部遭到毀壞。

徐悲鴻由新加坡北上，於民國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四二年）三月底，經由緬甸，終於到達雲南邊境重鎮——保山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 
一·五〇八四二〇六·五  
〇六六八六六，即可收到書刊。